

相由心生

境隨心轉

劉素雲老師主講

(第二集)

2010/4/5

香港佛陀教育協會

檔名：52-441-0002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尊敬的各位大德，大家上午好！

昨天晚上在這裡我和大家分享了兩個小時的佛法，讓我們大家在一起分享學佛的快樂。今天在這裡，我還要用兩個小時的時間，再一次和大家分享學佛的快樂。今天我要給大家講的題目是「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」。這個問題，在師父講法的過程當中，曾經多次重點的作以強調。我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問題聽沒聽明白？換句話說，就是現在在我們修佛的人們當中，對這個理念「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」認不認可？承不承認？相不相信？我把我這幾年的修學體會跟大家做如下匯報。也可能因為我得的這場重病，也可能是因為我這個人比較愚、比較笨，太多的東西我也弄不清楚。所以學佛這十幾年來，我是一部《無量壽經》、一句阿彌陀佛佛號，我就堅持老法師告訴我的這個理念，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。通過實踐證明，我覺得這個方法是見成效的，就是說末法時期念佛成就，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今生一定能夠成就。

我是怎麼落實這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的？第一，這幾年我的所作所為，我的所有修持方式、方法，都是圍繞著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，沒有換題目，沒有什麼變更，十幾年，一直堅持到現在還是這樣。因為我認為，老法師告訴我們的都是佛說的，是符合佛法的，所以我就堅持這一理念，並且落實在實踐行動當中。我把我這幾年修學的過程，是怎麼樣一門精進長時薰修的，跟大家匯報匯報。

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一部《無量壽經》堅持到底，我現在每天讀一部《無量壽經》。然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念到底，我念佛沒有數量，我不計數，我覺得現在好像隨時隨地都在念，哪怕我和佛友面對面的在說話，我心裡的阿彌陀佛佛號聲沒有間斷過。一個老師，我聽光碟就是聽淨空老法師的光碟，十幾年來也沒有更換過。所以最後的結果，我想一定是一生成就。把前面我說的話總結起來就是四個一：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，一個老師，一生成就，這就是我的方法和目標。我堅定不移的相信，今生我這個目標一定會實現，我一定會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然後倒駕慈航，重返娑婆，救度苦難眾生離苦得樂。這是我要告訴大家的，我堅持的四個一。

第二，有些時候我所做的一些事情，我自己都莫名其妙，我不知道怎麼回事。我可以給大家舉幾個例子。比如說二〇〇四年，我就用原稿本的那個稿紙一本一本的寫阿彌陀佛，一共寫了一百零八本。當時我自己也非常納悶，寫這麼多本阿彌陀佛是幹什麼用？我心裡是起了這麼個念頭。結果就是，我昨天晚上跟大家說的那種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感覺就告訴我，說這一百零八本你寫的阿彌陀佛，等你往生以後給佛友結緣。就是這麼說的，這麼告訴我的。所以到現在為止，我這一百零八本我自己書寫的阿彌陀佛還在我家櫃子裡保存著。

我這次來給老法師帶來禮物，這就是其中的一樣。我來這裡，給老法師帶來的禮物很特別，我沒有紅包供養給老法師，我供養給老法師的是一個花筒。這個花筒是我那次用一個菜請客吃飯的那個老同學她親手刻的。因為她是搞美術的，她本來不信佛，後來她跟我接觸多了以後，她說素雲，我發現，別人信佛怎麼回事我不知道，妳信佛我覺得真是挺好的，我一在妳跟前我就覺得特別親切。所

以她就給我刻了一個花筒，上面帶佛字，還帶荷花，還有她自己的名字。我覺得這個是我同學親手刻的，我把它作為禮物送給老法師留作紀念。第二個禮物，就是我書寫的阿彌陀佛，我把其中的第一本拿過來供養給老法師。

第三個禮物，就是我二〇〇三年下半年開始，大約是半年多的時間，應該用這個詞吧，我記錄了二百多首偈子。這個偈子不是我想的，不是我編的。我昨天好像說了一句，我曾經是當過老師，我是教語文的，但是我沒有寫詩、寫偈子的那個水平，我寫不出來。不知道什麼時候，不知不覺的，這些偈子就像泉水一樣湧出來。我就是負責記錄，所以我說我是記錄員，我不是創作員。一共大約是記錄了二百多首。後來我為什麼不記了？我覺得是不是著相了！所以我就在佛前，我跟佛菩薩說，我說以後這些偈子不要再告訴我了，再告訴我我也不記了，因為我不知道這是誰告訴我的。如果是佛菩薩告訴我的，通過我轉達給大家，我要是不說那我有罪過，我給貪污了。我說如果不是佛菩薩告訴我的，是一種干擾，我跟大家說了，那我是誤導眾生。我沒有智慧，我不知道這些偈子是幹什麼用的。所以這個我做為第三份禮物，我給老法師帶過來。我要想請老法師幫我鑒定鑒定，這些偈子究竟是幹什麼用的，應該怎麼辦。如果是對眾生有利，就保管著；如果對眾生沒利，就把它銷毀掉。所以我這次來，供養給老法師的就是這三樣禮物。

剛才我說到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我的第一個做法是堅持「四個一」，插了這麼一小段，我下面接著說。我下一個做法，我剛才說就是我寫了一百零八本阿彌陀佛。第三個，就是我寫了這麼多偈子，不是我寫的，更正一下，就是我記錄了這麼多偈子。是詩也好還是偈子也好，全都是圍繞著阿彌陀佛、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沒有超過這個範圍。這是我做的第三件事。

下一件事就是我讀老法師講的《無量壽經講記》，四本的那個版本的。如果我不聽碟的時候，我有時間我就靜靜的坐那讀一讀這個講記。四本我基本都讀過了，都讀完了。然後再反覆的讀，我哪不明白，我再重點的讀。再就是我現在看光碟，主要看老法師講的《還源觀》。上次老法師和我通電話的時候問我，看沒看他第二次講的《還源觀》？我說看過了。老法師挺高興，告訴我再仔細看看，尤其要重點看看第二次講的《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》。再我現在看的光碟，就是老法師講的《無量壽經菁華》。我還做一件事情就是，大約是從一九九一年開始，我陸續的抄寫了一些佛經，這個我也不知道是幹什麼用。我第一個抄的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，還有《阿彌陀經》。我抄了好幾部經，最大的一部經是《楞嚴經》，現在我用稿紙都把它裝訂在一起，厚厚的一摞。

所以我有病這十一年，可以說，我雖然沒有出門，我也不去跑道場，我和外界接觸也比較少，但是我每天都和佛菩薩在一起。也可能正因為這樣，我很少煩惱。因為如果根據我的性格，我要是出去跑道場，我要接觸好多人，我想我會生煩惱的。因為我比較正直，我愛打抱不平，我看見所謂的不公平的事，我可能要去管，這樣我的心不會像現在這麼清淨。正是這十一年我就在我家那個小天地裡，每天除了拜佛就是讀經，再就是看光碟，再就是讀書。我每天我都覺得我的接觸範圍就是佛菩薩，就是善知識，所以我真是很少煩惱，現在我覺得我的心愈來愈清淨。有的佛友說，這麼多年妳就貓在家裡，妳也不覺得寂寞，也不悶得慌？我說我沒有那種感覺，我的感覺愈來愈好。我想做為一個修行人，要耐得住清貧和寂寞，我對財產，什麼東西、什麼錢財，我一無所求。所以我很清貧，但是我清貧得很快樂。

如果說我寂寞，我接觸外界確實很少很少，大多數的時間是我

和我老伴面對，因為我們家現在就我老伴我們兩個。他還喜歡看電視，我不干涉他，我也不干擾他。我說我把道理講給你聽，你如果聽明白了，你就少看一點電視。我說老法師不是說嘛，不看電視，不聽廣播，不讀書，不看雜誌，我說這樣心才能愈來愈清淨。我說是說，但是我老伴接受不接受我不生煩惱，你接受，我也阿彌陀佛，你不接受，我還是阿彌陀佛。我這些個辦法不是我自己創造的，是我聽老法師講經我聽明白的，我就是好在我聽懂一點我就落實一點。如果在擱前幾年，我老伴要是這麼看電視，我告訴他他不聽，我肯定會生煩惱。現在我沒有這個煩惱了，你看你就看，我倆反正互相不干擾。我在屋裡聽光碟，我老伴在廳裡看電視。我告訴他，你稍微小一點聲；他告訴我，妳也稍微小一點聲。我倆現在就是和平相處，這不就是和諧了嗎？如果不和諧，他反對我聽光碟，我反對他看電視，那肯定彼此雙方都生煩惱，現在這個問題我解決了。

所以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這個問題，你能不能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？你還是把它當做一個口號，甚至是你不相信。因為到目前為止，有人勸我要放棄這個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說你修偏了，我就一笑了之。我對這個問題採取的策略，就是不爭論、不辯論、不討論。任何人我不跟你爭高低，你說對，阿彌陀佛！你說錯，阿彌陀佛！反正我有我的老主意，我該怎麼修怎麼修。我還不干涉任何人他的修法，我從來不干涉別人，你修哪個法門，你去問我，我都說好。你要讓我介紹，說你怎麼修的，你給我們介紹介紹。那我給你介紹淨土法門，念佛。如果你說你那個法門好，我洗耳恭聽，我不搭言，我也不反駁，我也不批評，這樣彼此都快樂。何必要尋找煩惱？那不是自尋煩惱嗎？所以現在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這個問題，對我們修佛人來說，特別是對修淨土法門的同修們來說，實在是太重要了！

首先，你信不信？這個問題一定要放在第一位解決。如果你不信，那其他的都是零。如果你相信了，你能不能做到堅持不懈？有人勸你改變法門，勸你改變修學的方式，甚至說那些話都很刻薄、很尖刻，你能不能承受？你心動不動？我覺得這幾年，尤其是最近這一年來的，特別是這八個月，在這方面我進步了，我不生煩惱，我心不動。你怎麼說，我這面還是阿彌陀佛，你說的我聽進去，我也沒走心，我沒聽進去，那就這耳聽那耳冒了。甚至現在你說，我這耳朵連聽都不聽，那個耳朵也不用冒，就全把事都省了。這樣，你的心始終定在這一門精進上，誰說什麼都不會動搖你的信念，這一點我現在基本上能做到了。

比如說，我身邊的人勸我要廣學多聞，說你看的、聽的太狹窄了，你就知道《無量壽經》，你就知道阿彌陀佛。我說對，別的我不知道，我說我這個容器裡就裝《無量壽經》，就裝阿彌陀佛，其他的東西裝不進去了，不能裝雜了。因為我這個人就屬於一個比較簡單的人，我裝那麼多東西我看不過來，我就看住《無量壽經》，看住阿彌陀佛就可以了。廣學多聞不是我這一生要辦的事情，老法師不告訴我們嗎？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，你在阿彌陀佛身邊，在諸上善人和他們在一起，你再去廣學多聞，你什麼都會明白的；現在不是這個時候，現在你就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就足夠了。

我好就好在，我總結了六個字，如果老法師在網上這麼多次的比較讚歎我，我告訴你們，就這六個字，你們可以向我學，一是老實，二是聽話，三是真幹。這六個字說起來複雜不複雜？不複雜，很簡單。做起來難不難？以我的經歷，我覺得這六個字你要說難非常難。尤其是真幹，當你遇到困難挫折的時候，你還幹不幹？當你遇到順境的時候，你飛黃騰達的時候，你幹不幹？這都是考驗。你要說不難，你想明白了，你把這個理弄清楚了，你把事實真相搞明

白了，落實這六個字一點不難。我現在每天我就按照這六個字來要求我自己去做，我沒覺得有什麼難度，我覺得很輕鬆、很快樂、很瀟灑。

要不有些佛友見著我也說，就包括我農村的親戚見著我都說，妳現在怎麼精神狀態愈來愈好，愈來愈年輕？他們開玩笑說，記不記得二〇〇五年我們都去送妳去了，沒想到沒把妳送走，結果送我的人倒先我之前走了。就是清明節前，我的一個弟弟從加拿大回來，要去給先人掃墓。所以我們就提前回老家去給祖先去掃墓，見到了好多農村的親戚朋友，他們都說。說到這，我給大家插一段。他們不說二〇〇五年去送我嗎？二〇〇五年我病非常重，那個時候我就一心想往生極樂世界，我想我能回家了。但是說實在的，那個時候我不知道，我沒有預知時至，我想還沒有到把握的時候，但是因為我病得特別重，我半個月躺在床上不能抬頭，抬頭就休克。

有一次我讓我老伴扶著我上衛生間，我的脖子像彈簧一樣沒有支撐力，我用我的額頭頂著他的額頭，他後退我前進，幾乎是半拖半拽帶著我去上衛生間。十幾步遠的路，我休息了五次，休克了兩次。當我休克的時候，我自己心裡知道，好像忽一下就過去了。然後我告訴你們是什麼感覺，就在遙遠的大山那面，層層疊疊的大山，在那後面有無數人在念阿彌陀佛、在唱阿彌陀佛，一會就把我唱回來了。我老伴問我，妳知不知道妳怎麼過來的？妳休克了妳知道嗎？我說我知道。他說妳怎麼過來的？我說有那麼多人在唱阿彌陀佛，就把我唱回來了。他說，那我不知道，因為妳以前妳告訴過我，當妳遇到什麼緊急情況的時候，妳告訴我不可以喊妳的名字，一定要念阿彌陀佛。他說我記住了，所以我看妳過去了，我就趕快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，一會妳就回來了。我說那是你念的，我不知道，我聽著是好多好多人在念。就上衛生間這麼一會，我休克這兩次都

是這麼過來的，都是聽阿彌陀佛聽回來的。

我雖然病到那麼重的程度，但是我二十四個小時佛號從來不間斷。念佛機就在我的枕頭邊放著，一天二十四小時不關機、不間斷，我一直跟著念阿彌陀佛。雖然我動不了我起不來，但是我精神頭兒有。我這十五天，一是起不來，二是不能吃飯，一點東西都咽不進去，不能喝水。所以你想想，十五天不吃飯、不喝水，一直發燒三十八度五至三十九度五之間。另外，不上廁所。我曾經諮詢過我一個同學，他是內科的醫學教授。我問他，我說一個人如果是不吃飯、不喝水，一直發燒，還不上廁所，能維持多長時間？我這個同學告訴我，他說男人不如女人抗折騰，如果要是女人，能維持七、八天左右，男人只能維持五、六天左右。我說那我半個月，它怎麼過來了？我這個同學跟我說，醫學在妳身上已經不起作用，妳是個能夠創造奇蹟的人，妳半個月不吃不喝、發燒、不上廁所，妳能活過來，我解釋不了。我說你這教授怎麼當的，怎麼連這麼個簡單問題都解答不了？他說那妳給我解答解答。我說念阿彌陀佛唄，我就念阿彌陀佛念過來的。

後來我這個同學就笑了，他說素雲，如果別人告訴我什麼念阿彌陀佛，我搞醫的，我肯定我抵觸，我不信這個事。這話從妳嘴裡說出來的，我真是有點兒相信，因為從小一起長大，你看我倆是初中同學、高中同學，非常熟悉。他說我知道妳的性格特點，妳不會撒謊，不會說謊話，妳說念阿彌陀佛，那肯定妳是念阿彌陀佛。所以後來我這個同學說，素雲，念佛挺好，以後我也念阿彌陀佛。我說你念一段時間，你自己感觸感觸，真是好，你會很快樂的。我另外告訴他，我說你要念了阿彌陀佛，有一個問題你一定會解決。他說什麼問題會解決？我說你就不會給病人開那些不該吃的藥，這樣你會良心發現的，你會做個講醫德的好醫生。我這同學哈哈笑了，



他說素雲，我不黑，我不那麼做，我努力為大家服務。我說你這樣做，你是個好醫生，是我的好同學。

我接著說我那年有病，因為病的那麼重，所以我的佛友就把那個，就叫裝老衣服，都給我做好了，包了一個小包，就拿到我家去。我雖然起不來，但是我能聽見，我能看見。他們就把這個小包東掖西藏的，怕我看著。我看著以後，我說不用藏不用掖，來，放在我枕頭邊。我要走的時候我一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自己把這個衣服穿得利利索索，不麻煩你們，還得折騰來折騰去的。這佛友說，妳心態怎麼這麼好，我們怕妳犯各應，就先藏著。我說不用藏，就放我這吧。所以在我病重的那段時間，就我這個小花包，一直就在我床邊枕頭邊上放著。我就想，我要走之前我一定知道，我就自己把它穿利索，我乾乾淨淨的、利利索索的去見阿彌陀佛，去見諸上善人，我啥包袱沒有，我真是這麼想的。這是一件事。

第二件事，我的兩個弟弟來看我，一個是我姑婆家的一個弟弟，一個是我叔公公家的一個弟弟，來給我送行來了。進屋一看我病到那種程度，兩個弟弟都哭了。我說哭啥？嫂子走，也上好地方，別難過。後來他倆臨走之前，在廳裡跟我老伴說，哥，我嫂子這次恐怕是熬不過去了，後事都準備了嗎？沒等他哥回答，我擱屋裡聽著了，我說都準備好了，什麼都不缺，我佛友都給我準備齊了。我這兩個弟弟說，怎麼讓嫂子聽見了！他哥說沒關係，現在在你嫂子的感染之下，在我們家說生啊死啊這個話題都像講故事一樣，非常隨便、非常自在、非常坦然了，你不用忌諱。就是這樣。佛友去，在我佛堂那屋喊什麼呢？我估計是跪著，跪到佛前喊：阿彌陀佛！可別接我劉大姐走，我們還需要我劉大姐呢。他們那屋那麼喊，我在這屋我起不來，我就告訴他們，我說你們怎麼淨幫倒忙？別這麼喊！我說你們就喊：阿彌陀佛，快接我劉大姐走吧！我劉大姐要回

家了。他們說，那不行，現在不能讓妳走。就這樣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因緣，連哭帶喊的就把我喊回來了。二〇〇五年我就沒走，這不就又過了五年，就到了現在。我現在的狀況跟二〇〇五年那個時候比，要比那時候要好得多得多，精神狀態、身體狀態，你看現在我沒有病苦。

我就想了，我曾經送過一個佛友往生，她是肝癌，四年。那肚子裡大包鼓的可大了，但是就這四年肝癌，一次沒疼過，一片藥沒吃過，一次醫院沒去過，神奇不神奇？我聽我同學說，癌症裡最疼的是肝癌、骨癌、胰腺癌，我聽我同學是這麼告訴我的。你說我送往生這個佛友，她怎麼就沒疼呢？後來她告訴我們了。就是我在吉林講光碟，其中有一盤光碟裡好像我說了這個問題，就是送往生的因緣，我大概舉的就是她這個例子。她告訴我們，我告訴你，什麼時候告訴我們的？走後，往生以後告訴我們的。她說我是以菩薩之身表法的，有病無痛。我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她得肝癌長那麼大包不疼？原來人家是菩薩。所以現在有好多事，你真是親自經歷了，開始的時候你可能感覺到莫名其妙，慢慢的你就明白是怎麼回事。

所以我說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你經過種種考驗，就像越那個一百一十米欄似的，你就越過一個跑一段，再越過一個又跑一段，只有你最後，把最後一個障礙越過去，你才能夠向終點衝刺，我們衝刺的就是西方極樂世界。這個問題，今天我作為第一個問題來給大家說，因為這個問題對我們每個修佛的人，每個修淨土宗，學念佛法門的人都是至關重要的。如果這個問題你把握不好，你修雜了，肯定你今生成就沒有希望。我聽老法師講法我是聽懂了，所以我就死心塌地的念《無量壽經》，死心塌地的念阿彌陀佛佛號。因為我的目標已經確定，就是今生了脫生死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我沒有別的路再去選擇。老法師講法的時候說，如果就是現在阿彌陀佛

站在你的面前，告訴你說我現在又有一個好的法門，比念佛法門還好、還殊勝，你改吧！我都不會改。如果我改了，我真是傻；我不改，我是有智慧，所以我是堅決不改。誰跟我說，我也念佛念到底，不會再改變題目。所以這個問題如果大家解決了，你今生成就就有希望。如果你這個問題把握不住，你真是雜修，一修雜，往生極樂世界沒有分。我告訴你們的是真話，信不信由你。

如果說，我跟佛友們曾經這樣說過，我說我現在如果真是機緣成熟，這個人世間沒有我的任務了，我就要回家了。我說我一定給大家表這個法，就是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因為我就是這麼做的。如果我往生了，我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給佛友表法表得非常殊勝，會堅定你們的信心，我寧願我現在就往生，我現在就走。我就讓你們看看，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好不好使，管不管用，我就用我的切身經歷來給你們表演。是表演也好，還是遊戲人生也好，反正我現在我就覺得我滿自在的、滿瀟灑的，沒有負擔，身心健康，沒有病苦。你說我病到那種程度，現在我一點病痛沒有，這不是奇妙嗎？這不神妙嗎？這不是阿彌陀佛佛力加持的結果嗎？你們看到我還不堅定信心嗎？

我這次受老法師的邀請，我遵師命來到香港，我就想要告訴香港的同修們，告訴全世界所有修淨土的同修們，你們可以看我。我不能說我給你們做個什麼好樣子，我一定要在修學念佛法門這個問題上給你們做個好樣子，讓你們真真實實的看到，確實是好用。因為什麼？現在人們很注重現實，聽說了，聽古時候古大德講了一些個往生的事例，可能有些人會想，那都是古時候的事，那都是過去的事了。或者說那我也沒看著！好像人們都得以眼見為實。但是你一個人，這一生你活一百歲，你親自用眼睛看到的究竟有多少？宇宙是怎麼回事？人生是怎麼回事？用你的眼睛，一個凡夫的眼睛能

看明白嗎？如果你沒有證到羅漢那個位置，你所想的一切都是凡夫知見，那不是佛菩薩知見。所以我們學佛一定要學出智慧來。為什麼要學出智慧？現在有很多人耍小聰明，我告訴你們一個笨方法，學佛要學愚。這個愚不是愚痴，也不是愚昧，也不是愚蠢，而是大智若愚。大智若愚你就有大智慧，你開了智慧，宇宙人生的真相你一目了然，你什麼都明白了，你明白了以後，你就什麼都放下，你就沒有放不下的東西。

昨天晚上，最後老法師有一段開示，當時在場有那麼多佛友，我不知道你們聽明白沒有？老法師苦口婆心，那麼樣的把那樣的話都告訴我們，我不知道還讓老法師怎麼說大家才能聽明白。如果聽明白老法師的話，一定要堅持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今生一定了脫生死，這個大好的因緣切莫錯過。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有沒有障礙？有障礙。因為修學各個法門的人很多，你周圍不完全是修淨土的，也不完全是念佛的。對這個問題我怎麼看？我跟別人不爭論、不討論、不辯論，不謗別人的法門。不就說嗎？「寧動千江水，不動道人心。」如果有的佛友他是修密宗的，他到我家去說密宗如何如何好，我讚歎他，我鼓勵他，你好好修；如果是修禪宗的，我讚歎他，我鼓勵他好好修。如果他問我，妳為什麼要修淨土？我就把修淨土的殊勝的地方，我一一講給他聽。他能接受，阿彌陀佛；不接受，按他原來的修持方法去修，也阿彌陀佛。我們把我們能做到的盡力去做，這就足夠了，不用去自尋煩惱，非得讓別人改變法門，也不用讓別人把你的法門給改變了。所以這個問題，這也是個考驗。

比如說，我跟大家說，老法師有三位老師，我琢磨琢磨，我也有三個老師，我跟大家說說我的三位老師。第一位老師，就是我一九九二年皈依的，那個時候接引我皈依三寶的覺悟師父，他是五大

連池鐘靈寺的主持。不知道是什麼因緣，師父上我家裡，想看看我家，結果去了以後就在我家接引我三皈的，這是我的第一個師父。這位師父他是修淨土法門的，因為他告訴我念阿彌陀佛。這個師父我非常感恩他，為什麼？有兩件事，我告訴大家，我給大家舉個例子。

那是一九九七年，我出差去五大連池，給五大連池市解決一個具體問題。當時是他們的一個市長陪著我，還有些其他工作人員，當時就問我，劉大姐，妳第一次來五大連池，妳上哪去玩玩？我說我沒有那個習慣，我不旅遊，我也不上哪玩，我不好熱鬧，我把問題解決了，我事情辦完，我就返回哈爾濱。他們就給我拉了一個單兒，寫了三個地方，說劉大姐，來了一次五大連池，哪也不去，很遺憾，妳在這三個地方妳選擇一個。我一看有鐘靈寺，我說那就鐘靈寺吧。那個市長挺驚訝，說劉大姐，那鐘靈寺是寺院，是廟。我說我就上這個寺院。他說妳有啥信仰？我說現在還保密，暫時不告訴你。我們就上鐘靈寺了。

到鐘靈寺，那院裡是用一種很珍貴的木料刻的都是佛家的故事，已經快完工了，特別殊勝。我就問一個出家的師父，我說師父，請問覺悟師父在不在家？他說在家，在後樓三樓。我就跟這市長說，我說市長，你帶你這些隨員先在院裡轉一轉，接受這佛陀的教育，看一看這些佛教故事，我上後院去一趟。他說妳自己上後院幹什麼？妳有認識人嗎？我說現在也保密，暫時不告訴你。我就跑到後樓。到三樓一看，師父擱床上盤腿坐著。我進屋給師父頂了三個禮。我說師父，十分鐘時間，外面那些人等我呢。師父往窗臺那一看：他們等妳，那妳幹啥來了？我說我來出差，給五大連池市解決一個問題。時間很短，你們知道師父那次告訴我什麼嗎？師父說了一句：素雲，你要讀大乘經典，不要看小冊子。你們知道我當時多麼

驚訝嗎？為什麼驚訝？因為我隨身帶的兜裡就背著佛教的小冊子。我當時我還感覺得挺美、挺得意的，我說我走到哪，我這佛書我都不離兜，我走到哪我看到哪，我還挺自我驕傲。結果師父一說，我真是驚訝極了，我那個書是在兜裡背著，覺悟師父他怎麼知道我讀小冊子，我沒讀大乘經典？但是我不敢問師父。我就記住了，讀大乘經典，不讀小冊子。從那以後到現在，我一本小冊子不讀，我真是按師父的話做了。這是第一件事。

第二件事，現在說就是前年，二〇〇八年。二〇〇八年的時候，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，我一聽是師父的聲，我以為他到哈爾濱了。我說師父，您在哪呢？師父說我在三亞。我還沒聽懂，我說您再說一遍，您在哪？他說我在三亞。我說師父，您到三亞幹什麼去了？他說我來辦點事。然後師父就問我，素雲，妳在家幹什麼？我說師父，我在家念佛。師父就說，好好，念佛好，好好念佛。電話就撘了。撘下電話，我老伴我倆我瞅他，他瞅我。我說老伴，你說師父大老遠的給我來個電話，怎麼就問我幹啥？我告訴他我念佛，師父就說好好好，好好念佛！電話就撘了。你說師父沒有他的含義嗎？他是平白無故就從三亞給我打這麼個電話，前後都沒有一分鐘。這是這一件事。所以我對覺悟師父我非常感恩，老人家是正知、正見、正修，是他老人家把我引入佛門。這是我的第一個老師。

我的第二個老師，我告訴你們不要分別，我有一位活佛師父，他是香根拉馬交活佛第十五世。我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哈爾濱見到了這位活佛師父，因為我的一個好朋友打電話說，素雲，來了一個活佛師父，妳去見見唄。我說我沒有時間，因為我工作特別忙，也不好請假。我這個好朋友說，趕中午時間，妳抽點時間，咱倆一起去。我就不好拒絕了，我說那去吧。那天我們就去了，就在一個師

兄家裡就見到了這位活佛師父。可能是那個時候師父在四川色達，據說他是管理九個寺院，因為我沒去過，具體情況我說不太清楚。那天我們是十幾個人，師父面對我們，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什麼叫開示，我估計師父跟我們說的那些話就叫開示吧，在我心目中，就是師父和我們嘮嗑。我就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就聽師父所有那天說的話都是針對我說的，我就想這師父怎麼這麼瞭解我？他怎麼把我心裡的那些想法他都給我說出來？真神了！我當時就這麼想的。這是我第一次見師父。

第二次，師父到哈爾濱，那也是他最後一次去哈爾濱，我第二次見著了師父。你們猜師父告訴我們什麼？讓我們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念阿彌陀佛。我記著當時我的大師兄不服氣，說師父，你是密宗上師，你不教我們念咒，你怎麼讓我們念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？師父就笑了。原話我記不住了，意思就說：按我的話做，沒錯，我也念阿彌陀佛。這是師父說的。這時候我師兄還不甘心，還不服氣，我師兄就拿了一本《無量壽經》，打開扉頁舉到師父面前說：師父，你如果這個事，你告訴我們是正確的，你敢不敢在這個封頁上給我們寫上，是你讓我們讀《無量壽經》的，然後把你的名簽上。師父二話沒說，當時就在那扉頁上寫了，告訴我們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念阿彌陀佛，然後把香根拉馬交名就簽上了。這就是我的第二位師父。我的這位師父已經往生了，他是四十六歲那年往生的。我就想，一個密宗上師，他告訴他的弟子要念《無量壽經》，要念阿彌陀佛，一般人可能不理解，怎麼回事？我理解。師父告訴的沒有錯，他不會坑他弟子，不會害他弟子的。所以我非常感恩拉馬交活佛師父。

我的第三位老師就是淨空老法師。我今天可以坐在這，因為在老法師面前，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真實的想法，真實的經歷講給大家

聽。我和老法師我不知道有什麼緣分，反正我感覺到緣分挺深。因為三年多前，到現在不到四年，我做了一個夢，我夢中夢著了老法師，這是我第一次夢見老法師。夢見老法師就是笑呵呵的瞅著我，好像在我們家裡那個場景似的，還各個屋轉了一圈，完了也是那麼笑呵呵的。然後就出了四句話，這四句話是不是老法師告訴我的，我現在我說不清楚。我說不清楚，我就告訴你們我說不清楚，但是就是四句話，告訴我了，是誰告訴我的我不知道。就是「淨念相繼念彌陀，空亦有來有亦空，吾是佛陀一弟子，師承一脈去極樂」。第二天早晨我起來以後，我就把這四句話寫在一張紙上。雖然我水平比較低，但是我畢竟教過語文，我還知道，這首詩怎麼是藏頭詩？你看四句話的第一個字豎著念連起來就是「淨空吾師」。我當時就想，是誰點化我，淨空老法師是我的老師？但是我這個人從來不攀緣，我隨緣。

這個事過去以後，我沒有跟誰說，但是我心裡怎麼想的？既然是有人點化我，老法師是我的老師，那我就一定要像老法師信任、尊重他的三位老師那樣去尊重我的老師，信任我的老師，我一定要做老法師的好弟子，真弟子。老法師曾經講法時說過，好多弟子都在網路那，都在螢光屏前，我想我就是這個，我就做網路、螢光屏前的那個老法師的好弟子、真弟子。我一定要用今生成就的這個來報答師恩，我不會讓老法師失望的。我沒有想到我現在能來到香港，這是我從來沒想的。因為有佛友說，妳怎麼不去看看老法師？我說我沒有這個想法。一個是老法師是虛空法界一切眾生的老法師，我不想去打擾他；另外，老法師從另一個角度看，他是一位八十多歲高齡的老人家，我也不忍心去打擾他。我今生今世如果沒有這個機緣和老法師見面，我相信在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們一定會見面的。

我不知道我下面的話我能不能跟你們說，既然有老法師在，我



就如實的告訴你們。我來香港之前的頭兩天，早晨我拜佛的時候，我不知道誰告訴我，就是那種冒泡泡，就我昨天跟你們說像咕嘟咕嘟的泡泡就冒出來了，你說是信息還是感應、還是什麼，我說不清楚。告訴我什麼？此次去香港任務有三，告訴我這次來香港我有三個任務。第一個任務，謝師恩，告訴我和老法師是什麼緣分。下面的是不是天機不可洩露，我不告訴你們了。這是第一個任務。第二個任務，度眾生。就是讓眾生親眼都看看我本人的真實情況，如果看光碟，可能有人還有疑惑，真是這樣嗎？能不能是別人扮演的？因為過去有過這樣提問。這回就讓我來到香港面對大家，讓每個人都看看我，真實的一個劉素雲，度眾生這是我的第二個任務。

第三個任務，就是作證轉。什麼是作證轉？就像老法師說的，就是得了絕症，沒有經過醫療治療，不是沒有經過醫療治療，而是醫療治療不了，沒有辦法了，所以我就念阿彌陀佛，一句阿彌陀佛把我這個絕症念好過來，到現在這個樣子。就告訴大家，我在第一張光碟裡曾經說過一句，阿彌陀佛是大醫王，佛是大醫王，就讓我來證明我這句話，這就是作證轉。如果我現在是病病歪歪的，走也走不了，行也行不了，說也說不了，我說我念阿彌陀佛，我的病好了，你們信嗎？如果是通過別人轉達的，說她是念好了，你沒有親眼看到，你可能半信半疑，或者根本不信。現在我來了，坐到你們面前，你們看到的確實是真實的我，沒有任何包裝。如果昨天我開玩笑說，我說我這一身打扮，服裝、鞋都是佛友們給我包裝的，但是這個人沒法包裝是不是？衣服可以包裝，人怎麼包裝？我想假也假不了。現在就是一個真實的我在你們面前，來證明一句阿彌陀佛佛號把我的絕症念好了，阿彌陀佛是大法王，不容懷疑。這就是我的證明。

所以說，長時薰修你能不能堅持？你還是一段一段的，說我這

一段沒有干擾，心情也好，我堅持，我念《無量壽經》，我念阿彌陀佛；過一段，來干擾了，放棄了，自己灰心了。學佛、念佛，你想今生成就，不能懈怠，一定要精進！這個精進，其中之一就是指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另外，就是指你千萬不要懶惰，不能每天每天得過且過，今天想還有明天，明天想我還有明天。我是把我生命的每一天都當做是最後一天，這樣你才有一種緊迫感。你這樣衡量，如果現在阿彌陀佛站在你面前說你該回家了，你能不能回？你有沒有顧慮？你如果說，我還有兩件事沒辦完，我回家安排安排，阿彌陀佛你等我一會。機緣錯過了，說明你的信念不堅定。你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你是時緊時鬆，這樣不行。有的同修說，妳累不累？妳這麼精進。我很慚愧，我談不上精進，我只不過是多年來養成了一種習慣，我每天早晨兩點鐘起床，晚上八點多睡覺，這是我的正常的生活規律。

我昨天早晨從家還是兩點鐘起床，然後晚上到這，直接和大家見面，你們看我疲勞嗎？我一點也不疲勞。如果我疲勞，那我可以跟管理人員說一聲，跟佛友們說一聲，我今天不能講。因為當時問我說，劉老師妳累不累？我說不累。她說今天晚上就講，可以嗎？我說完全可以。你看從昨天晚上，我是十一點多睡覺的，從早晨兩點到晚上十一點多，多少個小時？我沒有疲勞感覺。今天早晨我照樣還是兩點醒，但是我考慮我另外兩位佛友，昨天晚上睡得比較晚，我想我別起來了，讓她倆多睡一會兒。但是我在床上翻來翻去的，我實在是躺不住。後來我一個佛友起來了，我說妳看看幾點了？她說兩點四十。我說我估計差不多，我醒了有一個小時了，都起來吧，我們仨就都起來了。起來以後，我們就收拾利索的，禮佛拜佛，就是這樣。

今天我又坐到這，不比昨天的精神頭差吧，我覺得我照樣精神

，是不是？一是佛力加持，二是你得堅持，真心誠意的好好修行。如果你不是這樣，你不真心實意的好好修行，佛力加持不上，這我也告訴你們，只有你真誠心發出來，佛力才能加持上，你三心二意的，接受不到佛力的加持。咱們念佛法門不是二力法門嗎？如果你其中哪一個門堵上了，你都成就不了。二力法門一定要都兼備，尤其是佛菩薩的加持不可缺少，我們自己的力量，比起佛力加持還比較次要，排在第二位，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努力。今天我給大家用這麼長的時間說這個題目，說明這個問題在我心目中它是多麼重要。我這十多年的體會，就在這個問題上，我確實體會得比較深。如果這十多年我是繞來轉去的，我一會修這個，一會修那個，恐怕我不是現在這樣。我覺得這幾年，尤其是我病重的這幾年，特別是最近這三年，我的心定了，任何事情干擾不了我。不管什麼樣的事情，我不能說我現在能做到如如不動，但是我可以把握住自己這顆心，不受外界的大影響。

這是我今天要給大家匯報的第一個問題。希望佛友們如果聽明白了，能這樣去修，你今生了脫生死是大有希望的。

第二個問題，我想給大家說說，內求還是外求。因為我身邊的佛友很多，接觸這些佛友，我跟他們在交流的過程當中，我感覺到好多好多還是外求，不內求。因為什麼？你內求是你自性的顯現，你自性裡和阿彌陀佛無二無別，啥都不缺，啥都不少。現在為什麼自性顯現不出來？是因為你習性在障礙著自性的顯現。我不知道我這個說得對不對？就是我告訴大家，人都有兩個性，一個是自性，自性是清淨的；一個是習性，習性是染污的。現在是染污的習性當家，它就障礙你清淨的自性的顯現；如果咱們把習性改了，你自性自然就會顯露出來，你和諸佛菩薩無二無別，你什麼都不少、什麼都不缺，你怎麼還到外面去找？

比如說佛法，有的人說佛法在哪？我怎麼找不著，是不是得上外面去找找？我說佛法在哪？我的體會是，佛法就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你的一言一行都是佛法，一舉一動都是佛法。你仔細想想，哪一條不是佛法？我記得我那個碟給大家舉了個例子，就是我和佛友去買胡蘿蔔那個例子。你說那是不是佛法？你要說它是小事，它是小事，你要說它是佛法，它也是佛法。我說世間法和佛法是一不是二，你不要把它分別開，它是統一的。你說買胡蘿蔔那個事，我倆去買胡蘿蔔，它是一大車胡蘿蔔。這個胡蘿蔔是論袋賣，就是他給你一個塑膠袋，你能裝多少裝多少，不管你裝多少，只要不跑出這個袋，就是那些錢，錢數是固定的。我這個佛友就橫著裝、豎著裝、插縫裝，千方百計裝得愈多愈好。我當時看了以後，一開始我覺得有點好笑，我心想：幾口人，夠吃就行了唄，裝那麼多幹什麼？這是我最初的想法。裝滿了，實在是裝不進去了，交錢了。人家賣胡蘿蔔的這個人就給她找零錢，找零錢這麼一轉身過程當中，咱這個佛友從人家大車裡抓了兩根揣在兜裡，就是那個兜子實在裝不下去了，再撿兩根揣在自己的衣服兜裡。這個時候我笑不出來了，我心裡很難受。我想，咱們學佛的人怎麼能學到這個分上，就兩個胡蘿蔔你都要去貪嗎？你往那裡橫著裝、豎著裝已經很貪了，完了還不甘心，還得再拿兩根再揣在自己兜裡，多不好意思啊！這人怎麼能是這個境界？後來我什麼都沒說，因為沒法說，都老大不小了，年齡都比我大，老大姐，你說我怎麼說，說了是不是很不好意思，下不來台。

我買菜不是這個習慣，我買菜不問價，不管賤也好貴也好，我到那，我需要什麼我就塑膠袋裡裝，裝完了，遞給人家賣主，你給我約秤，多少錢？他說多少錢就多少錢，我從來不一個一個問，說這個豆角多少錢一斤？茄子多少錢一斤？我從來不問。所以我回家

，家裡人要問現在什麼什麼多少錢，我不知道。然後人說缺斤少兩，我說那和我都沒關係，我還得替賣菜的人辯解，我說他上菜就已經很辛苦了，又拿到市場上，又賣給你。我說他很辛苦，我們就現成的，把菜買回來，他就是佔點便宜，他也不就是為了養家糊口嗎？有什麼不得了的？這事不就過去了嗎？

比如說有個人，我攔他那買菜以後他找給我錢，就找給我一個假錢。我去買蔥的時候，我一拿出來，人家那個小夥子說：老大娘，妳這個錢是假票。我說不能吧，五塊錢還有假票嗎？他說真是假票，他告訴我怎麼鑑別假票。我說你告訴我也白告訴我，下次我還是不認識。我說那就拿回來吧，我再給你個真票。我手裡攥著錢，我說你自己來挑，你看哪個是真的你拿哪個。這小孩說：這個十塊是真的，我再找你五塊。我說行，你那有沒有假票？有假票也找給我。我跟那小小子就這麼說的。那小小子告訴我，他說大娘，妳攔哪買菜，他找妳的？我說就前面那兒。他說妳去找他換回來，把真的換回來。我說那不好。我當時怎麼想的？如果那個賣菜的他不是有意識的找給我這假票，我拿著這個錢去找他，要把假票還給他，換個真的，他會生煩惱的。如果他說這個假票不是我找給你的，你說是不是他煩惱了？假如說是他有意識找給我的，我把這個假票退給他，他就是把真票給我了，他這假票你能保證他不再流通嗎？他不再坑別人嗎？莫不如攔我這兒，就入庫了，是不是？它不會再流通了，這張假票最起碼在我這是比較把握的，我就這麼想的。所以沒必要嘛，五塊錢又能怎麼的？五十又能怎麼的？咱們就是不富裕，窮嗖嗖的，也不至於這五塊錢就承擔不了吧，就是這樣。所以，就是有很多事情在我這都是變得很簡單。

所以我說，你向外求，你求什麼？你幹嘛要上外去求？你的珍寶都在你自己這，都在你自性裡，你放了你的真東西不要，你不挖

掘它，你不顯現它，你跑到外面去找那些假東西，你傻不傻？你跑的累不累？我發現有些佛友，出去跑道場，跑完了以後，上我那去報告去，全是煩惱。這個怎麼的、那個怎麼的，那想想，老法師講法不說嗎？兩個人都不和，何況你到道場去遇到了那麼多那麼多人，修行的路子不一樣，方式不一樣，形式不一樣，為人處世不一樣，都依著你嗎？一旦不依著你，你就煩惱了。所以從道場回來，帶回來的不是學佛的快樂，不是學佛的享受，而是煩惱。多少天這些煩惱都消不掉，心裡還得琢磨，對於那麼多人產生了怨哪恨哪。

總覺得人家如何如何不對，就是自己不對。因為我沒出去，我不知道人家別人都啥樣，他上我這來說，我就得說他。我說別人你先別說，你說說你自己，你怎麼就非得用你那個尺子去量別人？你要是一米六，別人要一米五九，你就說人比你矮；要一米六一，你就嫉妒人家，認為人家比你高一點。我說你怎麼能這麼學佛？你這麼學佛你能學出個什麼名堂來？你最後的目標是啥？不吱聲了。說那以後我就少跑道場吧。我說這個，你跑還是不跑，多跑還是少跑，全由你自己來選擇，由你自己來決定，我只能給你做個參考性的勸說。反正也可能因為我這個人的性格決定的，我哪也不跑。

我真是全國各個道場，我就想上哪？一個是百國興隆寺，一個是東天目山，這是老法師在講法過程當中，多次讚歎的兩個淨宗道場。我心裡想過，我要去這兩個地方去看看，去念佛。我曾經到百國興隆寺去過一次，我前面有些光碟好像舉了這個例子。我去了以後，到師父那去掛單，我不知道什麼叫掛單，後來別人告訴我的，說得去掛單，我就去了。我說師父，我掛單。師父說掛多長時間？師父可和靨了。我說仨月。師父就瞅我，我不知道師父瞅我啥意思，是說我掛多了，還是掛少了？因為我不知道別人掛單都掛多長時間，我就掛了三個月，師父也給我掛了。然後我就開始念佛，因為

百國興隆寺他那規矩真是挺嚴的，我覺得特別適合我。我到哪都守規矩，只要我明白的，我一定守規矩；有的不明白，我做錯了，那是我不懂，我不是有意識去把它做錯。然後每天早上三點起床繞佛，晚上九點休息，沒有說話的機會，人不讓說話。

四月初八趕上大法會，開完法會，從這個院到那個院去集合，就五分鐘時間都不用吧，結果在院裡，一些佛友們就把我圍上了。幹嘛圍我？鑑定鑑定我是不是得紅斑狼瘡病那個劉素雲劉居士。圍著我，有一個居士就說，妳是哪來的？我說我哈爾濱。她說妳認不認識哈爾濱有個劉素雲？我說認識。她說妳怎麼認識？我說那是我姐，雙胞胎。我不想告訴她們我就是劉素雲，因為我怕她們圍我，影響人家道場的秩序。丹東有個佛友說，什麼雙胞胎，妳就是！一下就給我戳穿了，我說妳怎麼知道我就是？她說那時候你二〇〇三年光碟出來以後，我每天刻一千多碟，每天都看妳，我不會看錯的。她是百分之百肯定我就是那個劉素雲，有的佛友是半信半疑的，最後，我不能跟大家撒謊。就問我：妳到底是還是不是？告訴我們一個准話。我說是！就這樣，這不就把我鑑定出來了嗎？是那個真劉素雲。就圍的左一層右一層，就把我圍到中間。

那次我和我姑娘一起去的，我姑娘一看這樣，我姑娘就把我從那圈裡拽著我胳膊把我拽出去圈外的。我姑娘說，媽，這不行，人家道場規矩這麼嚴，妳現在成了中心人物，不能讓這些人都圍著妳。我說那妳看，她們都全國各地來的，好像這一下子看到我真人了，就鑑定鑑定是不是真的，你說要跟我說兩句話，我怎麼說？我姑娘說，不行不行！拽著我把我拽走了，不讓我跟這些佛友們說話。我姑娘是好心，她怕我影響道場的秩序。我就想，一會就集合了，又開始繞佛，就沒有機會說話了唄。結果我想錯了，繞佛不是繞這樣形的路線嗎？就是我要在這排，我這麼繞的時候，總有這一排往

這邊繞，它有和我對著的時候。一旦到這個時候，這一隊的佛友就一下子跑到我這個隊，就在我的身前身後就站著，那你要破壞繞佛的隊形的，人家師父在那看著，那會說的。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，師父還真一次沒說我。後來我一想，這個問題真是不好辦了。再我要上廁所，我後面保證跟一小隊，不上廁所都跟著我去，攔門口等著，就趁這個走道的機會跟我說說話。然後我要去喝水去，不喝水的端著空杯子圍著你坐著，這麼瞅著你。後來我一看不行，這樣真是影響道場的秩序。我說姑娘不行，咱們回哈爾濱吧。所以我那次掛了三個月的單，我念了十二天佛。但是我在百國興隆寺念佛，我確實感到特別殊勝，可好了！從早三點到晚九點，我一點不疲勞，可精神了。

那些佛友都說，我們發現妳繞佛太精神了，腰板老是拔得那麼溜直，那麼精神。我開玩笑，我說我為什麼腰板直？因為我家是滿族，滿族人的小孩小時候是睡板，睡木頭板，我是把腰扳直了，我說這是爹媽給的。他們說妳真是滿族嗎？我說真是滿族，還弄了個笑話。從農村往哈爾濱搬的時候遷戶口，給我爸我媽遷的是漢族，我和我姐遷的是滿族。就爸爸媽媽一個民族，兩個孩子一個民族，那時候也不知道。後來長大了，人家說你們家四口人怎麼兩民族？你要是說爸爸一個漢族，媽媽一個滿族，還行，他說你怎麼兩個孩子是一個民族，爸爸媽媽是一個民族，說都改了吧。後來我爸爸媽媽可能也不太懂，說那就改吧，改什麼呢？「派出所，你們就隨便吧，你們說改啥就改啥」，就把我家改成漢族了。實際我家是正兒八經的滿族，我姥姥家和我爺爺家全都是滿族，到我這我現在就變成漢族。但是因為小時候睡板，把腰板兒睡得溜直。可能現在你們看我，老太太怎麼腰板那麼直？真是這樣的。

我說這個話是什麼意思？就是你上哪求，你上哪求佛法？佛法



就在普普通通的生活當中，就在你的身邊，你還東跑西顛的去求，求了一身麻煩，求了一身煩惱，你說犯得上犯不上？在家老老實實的把日常生活中的每個問題你都處理好，你就是在修佛，你就是在成就自己。你說這有多好，還輕鬆、還愉快。我這個方法跟老法師學的，因為老法師說，你每天讀經，你接觸的都是聖賢，都是聖人、佛菩薩。我每天看光碟，每天面對老法師，老法師教我的都是如何做人，如何修行。所以你看我周圍接觸的很少很少，接觸那些佛友，他們的那些個煩惱現在不影響我。我就告訴他們，我說我有個垃圾筐，就在咱們中間放著，你們看不著，我能看著，實際我也看不著，我就是感覺。就是他們把那些煩惱，當跟我傾訴的時候，我過去是這耳朵聽那耳朵冒，我現在這耳朵我連聽都不聽。我的感覺就是那些個煩惱就像垃圾一樣，全都跑到這垃圾筐去了。還裝不滿，不會裝滿了裝不下，不會的，你有多少你就往裡丟。他傾訴完了，沒有了，這蓋自動一關，啥事沒有了，不影響他也不影響我。因為啥？他傾訴完了，他痛快了，我這面沒接收。所以現在對那些煩惱、那些不好的信息我不接受，我真是愈來愈清淨。我就覺得我這八個來月，在這方面有比較大的進步。

你如果是內求，你就會發現學佛的快樂；你外求，你求來的是煩惱。人不是這樣說嗎？「向外馳求皆虛妄」，就是你向外求來的全都是虛妄的東西，你向內求才是真實的。就是「向外馳求皆虛妄，誰知本性變三千」，你的本性變三千，啥都不缺，你還求啥去？「不向內求向外求，求來求去遭魔障。」這就是我對這個話題的一個小概括、小總結。你說我說明白沒有？你還向外求去麼？你還是向內求？你向外求，愈求愈亂，你今生往生沒有希望。你向內求，你把你的真如本性顯現出來了，你今生不往生極樂世界，你上哪去？所以這個是徑道、直道你不走，你非得繞那大彎去走那大彎彎道

，繞來繞去把自己繞迷糊了，最後自己去什麼地方可想而知。老法師不告訴我們嗎？如果你這一生你得到人身你不珍惜，你把人身失去了，來生再得人身的希望都很渺茫，很小很小。人身都得不到了，你上哪一道去顯而易知，三惡道的可能性是太大了。你說咱們冤枉不冤枉？

今生，人身難得咱們得了，佛法難聞咱們聞了，中國難生咱們生在中國了，明師難遇咱們遇了，這麼多條件咱們都具備於一了，如果你今生修不出去，你成就不了，你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你真是太虧了。所以說如果你吃一百個虧，吃一百歲的虧，你傻，你最後你成佛了，你真佔老大便宜，這話我可記準確、記牢了，我不會忘的。所以我現在真是傻乎乎的、傻呵呵的，沒心沒肺，一天就知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。再就是佛友有什麼事，百分之百盡努力去幫他，但是不像過去，做好了歡喜，做不好煩惱。現在這個問題解決了，我盡力去做，我做得好與不好，那就是看緣分，我盡心就可以了，我不再去苛刻的要求我自己，必須得把每件事都做得那麼圓滿。因為我想，你畢竟是一個凡夫，你能力有限，你只要盡心就可以了。

所以關於這個問題，內求外求，咱們在座的各位同修，你們和自己對對號，你現在是內求還是外求？你求什麼？如果你帶有求的，為自己求，不是為虛空法界眾生求，你求不來真東西，你求來的都是假的、虛的，對你修行一點幫助沒有，只能是障礙。這個問題希望大家，如果我說的，這是我的一些個做法和體會，如果對你們有一點幫助，我就會很欣慰的。如果沒有幫助，大家說妳說的我們不接受，沒關係，阿彌陀佛！但是，千萬別因為我說的這個讓你們生煩惱，那就好了。因為我真是一片真心，希望我今生成就，我也希望我們的每個佛友都能今生成就。

另外，我想說一個也是題內的話。老法師這段時間，我不知道多少次在網上提到我，因為我家沒有網我不知道。就是這樣，請你們大家對我要有個正確的認識，我真是不像老法師說的那麼優秀、那麼好，我只是我前面說的那六個字，我比較老實，是不是？我聽話、我真幹，我不來虛的。這是我自己認帳的我的優點，我的長處。如果你們想學，可以學，你就學我這六個字。其他老法師對我的讚歎，我真是不敢當，我非常慚愧。我沒有像老法師說的我做得那麼好，實實在在是這樣的，因為我畢竟也是個凡夫。所以當時有的佛友說：老法師這麼讚歎妳，又跟妳通電話，妳能不能驕傲？就是按我那佛友說話，妳能不能飄起來？我說我飄不起來，你看我像那個飄的人嗎？我要像那飄起的人，我早可能都飄起來了。現在我才知道，我是那個出土文物，擱土裡埋著的，它飄不起來，是不是？我告訴我那佛友，我說我將來如果有飄起來那一天，我就飄到虛空法界去了，那就有一句話說「虛空法界皆我故鄉，自由自在來來往往，哪方需要到哪方去，眾生離苦我心歡暢」。我說，到那個時候我能飄，現在我飄不起來，現在我就像秤砣似的墜著。我說我永遠是那個腳踏實地、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的劉素雲劉居士。

你們今天看到我，我是這個樣子，你們如果兩年、三年還能再看到我，我還是這個樣子。我不會有什麼改變的，如果說我有所改變，我只能在修行的道路上可能又向前邁了一步，因為我給自己定了一個三年目標。這個目標我現在我知道，我不是自私為我自己，我真是想，機緣成熟了，三年我成就，我該回家我就回家了。如果機緣不成熟，需要我留在這個人世間，我還會高高興興留在人世間，為眾生繼續服務的。所以老法師在網上說我如何如何，讚歎我的那些話，我不認為是對我一個人說的，是老法師的一片苦心，是對所有學佛人說的。這個問題我真想了，為什麼在這時候老法師把我

推舉出來？可能就是老實念佛這個勁，是比較對現在學佛的同修有所幫助的。大家如果這個問題聽明白了，你們千萬不要把我想的怎麼神祕、怎麼高明，我有什麼絕招、有什麼本事，不是的。我和你們一樣，就是個普普通通的念佛人，只不過是一場絕症病把我病明白了，我知道我餘下的時間我應該怎麼辦。

還有幾句話，我想跟大家說，就是你們都很有福報在老法師的身邊，這個機緣是太難遇了。我希望諸位佛友能夠珍惜這個大好機緣，提起精神頭，好好念佛，一定要今生了脫生死，不要讓老法師為我們操心。老法師為什麼每到一個什麼場合，都要給我們開示，都苦口婆心的說說，還不是因為我們沒明白，沒覺悟嗎！如果我們都聽懂了、明白了，讓老法師休息休息，歇一歇。他是老人家了，不要再讓他這麼累，這麼為我們操心。我告訴你們我的切身體會，你看我今年六十六歲，老法師已經八十四歲高齡了。我今天問咱們一個佛友，我說每天都這樣嗎？都這麼忙嗎？他說只要老法師在這，都是這樣忙。我說老法師真是很辛苦。因為這一個多月我自己親身經歷的，我的感受，我告訴你，我有沒有疲勞的感覺？有沒有累的感覺？確實有！畢竟也是六十多歲的人了，但是我在老法師面前我還年輕。你想想，老法師已經是八十多歲的老人，我們應該像愛護我們的長輩一樣去愛護我們的老法師。老法師健在、住世那是我們眾生的福報，現在你們能幾乎隔一段時間就能見到老法師，你們真是太幸福了。

反正我回到這裡我沒有陌生感，我見到老法師也沒有陌生感，也沒有說激動得不得了，我很平靜。我把老法師看作是我的恩師，是當代的高僧大德，我也把他看成是一個慈悲的長輩。我坐在他面前我感到幸福，感到溫暖。當老法師瞅我的那個眼神，好像一種心靈的溝通。真是！那種暖流，如果你不親自體會到，我這麼說你可

能都理解不了。所以在修行的問題上，如果我們像老法師說的那樣，照老法師說的話去辦，你只要真做了，你今生一定成就！老法師把話都說到家了。

反正我這幾年，尤其是最近一段時間，老法師講的法我都仔仔細細的聽，仔仔細細的看，反反覆覆的聽，我真是聽明白了。我為什麼要定一個三年成就的目標？我就是聽了最近老法師講的《還源觀》和《無量壽經菁華》。好像，我不知道我體悟的對不對，我體悟到了一種東西，所以我為自己定了這個目標。但是我這個目標絕對不是很自私的為我個人的，我真是這麼想的，我就是想給大家做個樣子，做個什麼樣子？修佛人怎麼樣修行，怎麼樣成就，怎麼樣給佛陀作證。我就想給大家做一個這個樣子。所以，現在我什麼時候走，什麼時候回家，一切聽阿彌陀佛的安排，我沒有我自己。

就這個問題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夠理解，有的同修說，不行！妳現在還不能走。我說我也沒說我立馬就走，但是這個準備我確實已經做好了，如果說現在阿彌陀佛說：妳馬上給大家做個榜樣，妳表演表演，妳回家吧！我立馬給大家表演，我馬上回家，我一分鐘一秒鐘我都不帶遲疑的。我說這是一個真正的修佛人所應該奉獻的，如果通過我一個人能讓那麼多的修學佛法的人，修淨土法門的人堅定起信念，你說我該有多麼高興，我該多麼快樂，這不是我應該做的嗎？我為什麼能活到現在？我覺得完全是佛力加持。好像是一九九二年左右，冥冥當中有人告訴我，說我有十六個字的使命。我當時這十六個字我記住了，我記得我上辦公室，我還跟我的同事們說，我說諸位哥兒們，本人有十六個字使命。他們說什麼使命？我就把這十六個字都給人家說了，說了以後，我這幾個同事不太理解什麼意思。然後有一天，我和我的好朋友到極樂寺，就在大雄寶殿門前，我又想起這件事。我說哥兒們，我有十六個字使命，妳聽

不聽？她說素雲，聽聽吧！因為我這個好朋友是女同志，但男人的性格，非常敞亮。我們倆互相稱呼就是哥兒們。她說哥兒們，說說，什麼使命？我就把這十六字給她說了。我這好朋友說，妳別說，素雲，就根據妳的性格特點，妳的所作所為，這十六個字擱在妳這正合適，可能妳來到人世間，就是來完成這十六個字使命的。

當時說這個話沒有什麼想法，就是你說是開玩笑，還是當做一種好奇，就跟好朋友說了。現在，剩八個了，那八個字忘了。我跟我好朋友在一起說，我說哥兒們，那十六個字我現在就記著八個，那八個忘了。我好朋友說，人家阿彌陀佛一看，妳說妳傻乎乎的，十六個字記不住，乾脆收回來八個，妳記八個就行了。所以我現在十六個字的使命，我現在就記住八個了。那就八個吧，咱就老老實實按這八個字去做，如果一做到底，也不辱佛使命。

我想我來到這個人世間幾個任務，可能就是讓我來表演來了。否則的話，我肯定是活不成，肯定我十年前我就該走了，就我重到那種程度，一年維持不上。因為我同病房的那個小孩，十五歲的小黃蓉，她維持了十一個月，當時我是住一床，她是住三床。這個孩子她是讀《聖經》，挺好一個小姑娘。她的病非常輕，幾乎從外表看不出來，因為她家非常困難，她治不起，她爸就來接她出院。當時大夫說，現在治療還見效，妳為什麼要出院？她爸爸媽媽說因為沒有錢。就在她出院的頭一天晚上，我跟她說，我說黃蓉，把妳的《聖經》借給奶奶看看唄。她就把書給我了。我不是要看她的書，我給她寫了一封信，中間夾了一千塊錢。我就給她夾在這個《聖經》書裡，然後我用報紙包上，我又拿膠布給它貼上。

第二天早晨我還給她，我說黃蓉，奶奶給妳寫封信是治妳病的，妳一定要到家再打開看；妳要是在半道看了，這個信就不靈了，妳記沒記住？黃蓉說奶奶，我記住了。然後我把書還給她。他們仨

口人就啟程，就出院了。半道上，這孩子就跟她爸爸媽媽說，現在快到家了，我可以看了。這孩子就憋不住了，忍不住了，就非得當時就拆開。這不就車還沒到家，拆開以後一看這封信，又看見裡面我給她夾了一千塊錢，她爸爸媽媽當時就擱車上就給我打的電話，打電話那面，我就聽三個人都在哭。我說你們怎麼的了？她媽媽說：您怎麼給我們夾了一千塊錢？她說妳老人家病到那種程度，妳怎麼還關心我的孩子？我說她是孩子！她這麼小，我就是沒有辦法，我能代替她，我都寧可我替她。就是這樣，後來這孩子維持了十一個月以後就走了。

在這之前，我聽哪個地方能治這個病，我就打電話，我說帶黃蓉過來，去看看，說不定哪下碰對了撞大運，還能撞好。然後她爸爸媽媽帶她來看，住院一段時間，又沒有錢，打電話告訴我：劉姨，沒有錢了，又得出院了。我說妳別出院。我打電話給我姑娘，我說黃蓉住院沒錢了，妳趕快把錢給她送到醫院去，別讓她斷藥。我姑娘就拿錢送到醫院。就是這樣，也沒挽留住這個孩子的生命，只有十五歲，十一個月就走了。我為這個事真是我很傷心，我就想如果我要能代替她，那該有多好！我都五十多歲了，我得病那年我是五十五歲，你看她十五歲，如果我能替她，用我的生命換她的生命，那我寧可我替她，讓她留下，我走。但是沒有辦法。

所以說當你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，你就反思自己，你應該做什麼，不應該做什麼。也可能我沒有那麼大的力量，我力量很微薄，解決不了什麼大問題，解決不了根本問題。但是我想，我遇到所有的事情我一定要考慮對方，不要考慮我自己。現在我之所以快樂，我告訴你們我為什麼快樂？就是沒有我，沒有我自己！我從我家裡那個圈早都跳出來了。我今天跟我同來的兩個佛友，我們在房間裡嘮了大約一個多小時，將近兩小時，我們談論的非常開心。我就說

，我告訴她們，一定從我的那個小圈圈裡跳出來，然後再從自己家的那個小圈圈跳出來，你逐漸的擴大你這個圈圈，擴大到虛空法界，你學佛沒一個不快樂，你肯定是快樂的。你琢磨琢磨，人要自私，肯定非常苦惱。你要是自私，你覺得你老吃虧，你老不夠本，你老沒佔著便宜，所以你總是煩惱。你要是不自私，你抱著一顆感恩的心，你覺得你應該向所有的人報答恩情，你就每天都很快樂，就不覺得別人都對不起你，而是咱們欠眾生的情，欠眾生的恩。咱們迴向不是上報四重恩嗎？你想想你這四重恩你報沒報？如果咱們反思自己報恩報得不好，那現在咱們還有機會再把它補上。

所以說，今天我給大家講了兩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是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第二個問題是向內求，不要向外求。這都是咱們學佛道路上，每個人都要遇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。如果你有一個問題解決不了，可能就卡住了，你這一生幾十年就過去了，就空費了。現在時間多麼寶貴，我們應該抓緊每一分每一秒，把我們學佛的路走正，目標選正確，然後堅定不移的走下去！

我再說說我來香港的感受，這個就算話外題。我覺得香港是一塊寶地，但是需要我們念佛人來保護、來支撐。我們既然是念佛人，面對著這麼一塊寶地，我們要有報恩的想法、報恩的思想，要用我們的實際行動，咱們不往大了說，用我們自己的實際行動，保這一方眾生的安寧康泰。用什麼方法？念佛，誠心誠意的念佛。如果說你不是誠心誠意的，你一天念十萬聲佛號一點作用沒有。如果你誠心誠意的念佛，可能你一句佛號、兩句佛號絕對見效，這一句佛號、兩句佛號是震動虛空法界的，你可別小瞧了這一句佛號。如果你不是真心誠意，你念十萬聲佛號，哪也震動不了，你自己還覺得挺累。

有些佛友把念佛、把聽經聞法當做一個任務，我每天規定，我



念多少部經，我念多少聲佛號，我磕多少頭。我說對不對？沒錯！但是如果你把它當做任務，你會有個什麼感覺？不自在。為什麼不自在？比如說現在我白天，如果沒人，我就靜靜的聽經、看碟。來人了，我能不能這樣說，我說你們別上我家，影響我聽碟。或者說，你們在這坐著，咱們一起聽碟。佛友來，他肯定有話要跟你說，你如果不讓他說，他心裡憋屈著，他不得勁，所以就得讓他說。因此，假如我要是定個指標，說我每天我必須念十萬聲佛號，那佛友來了，我念不上的時候，我心裡著急。因為有的人他就以為嘴裡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，這叫念佛，實際不是這樣。真正的念佛，是那種念佛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達出來，就是不由自主的在念，綿綿密密的在念，哪怕就佛友面對面跟你坐著，她正傾訴煩惱，我這面還念阿彌陀佛，不影響。但是如果我們佛友，他沒有這麼個感受，他就覺得你來了就影響我念佛。你要擱這坐一個小時，那我多少聲佛號我就沒念上，他自己就生煩惱了。

你這個當做任務不行，你一定要把它很自在的，隨緣才自在，是不是？佛友來了，如果你的功夫到了，誰來都不影響你念佛。那你說，我現在面對面的跟大家在講這個事，你說我念沒念佛？我告訴你們，我佛號聲沒斷。怎麼表現出來？你在外表你看不出來，你這嘴不在跟我們說話嗎？是不是？但是我佛號沒斷。那你說每天當你面對電視機，面對鏡頭，你看老法師的光碟的時候，你念沒念佛？我說念佛，不是說我就是看光碟。有的人問我，說你這是不是一心二用？我說我沒覺得一心二用，哪個我也沒耽誤。我看光碟我看得很認真、很投入；我念佛，它就綿綿密密的念。比如說晚上，當我躺在床上的時候，佛號聲沒斷。我早晨兩點鐘一睜眼睛，佛號聲接著，沒斷。我不知道，因為師父這次講法，就說到我的時候，不是說嗎？說念佛三昧。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叫念佛三昧，怎麼體會？

反正我現在就是這樣，就是我時時刻刻都在念佛。走道在念佛，那沒什麼說的，我出去繞佛，還是在家裡磕頭，我都是在念佛，這很明顯。因為我出去繞佛，是沒有人，因為我早晨出去早，所以我是出聲念，阿彌陀佛阿彌陀佛，走步就這個速度，語調就是這個語調。每天現在繞一個多小時。

所以現在就這個問題，我跟大家說，就是把我真實的做法，真實的體會如實的告訴給大家。如果我們大家今生能修到，就像我剛才說的那首詩也好、偈子也好，我們大家都會成就的，就是「虛空法界皆我故鄉，自由自在來來往往，哪方需要到哪方去，眾生離苦我心歡暢」。

今天就講到這裡。阿彌陀佛。